

老子及其美学思想

李 戏 鱼

一

司马迁《史记·老子传》云：“老子者，楚苦县厉乡曲仁里（今河南省鹿邑县）人，姓李，名耳，字伯阳，谥曰聃，周守藏室之史也。孔子适周，将问礼于老子。……（老子）见周之衰，乃遂去，至关，关令尹喜曰：‘子将隐矣，强为我著书！’于是，老子著上、下篇，言道德之意，五千余言，而去，莫知其所终。”传中所述，虽扑朔迷离，但对老子其人其书，还是加以肯定的。根据此传以及后人评论，我们似可断言，老子姓老，子系尊称，当时没有李姓（高亨《老子正诂》），而姓老的却不乏人（陈鼓应《老子注译及评介》），名彭。孔子说过：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窃比于我老彭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，语气多么亲切！当时以两姓命名者很多，如孔丘（邱）、孟轲（柯）、庄周、杨朱、惠施、墨翟等。孔子虽与老子同时但较晚，见老子后叹为“犹龙”（《老子传》引《庄子·天运》），又是多么钦佩！后人尊称为老子，并未尊称为李子。不管道家或儒家的学说，原本都是就“六艺”，即“易、书、诗、礼、乐、春秋”（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）发挥，所以老、孔都主张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”，也可以说是以述为作。有人以为老彭乃指老聃和彭祖，据说彭祖

乃商贤大夫，孔子在这里没有提他的必要。唐陆德明《庄子音义》，以为老彭即老子，甚是。庄子屡道老聃，以谥为名，亦系尊称。至于李耳，“或由老聃两字转来，亦未可知。”（陈鼓应《老子注译及评介》）有人曾作《老子化胡考》，依据《史记·老子传》，以为他著书后出函谷关西去，果真如此，那他比起玄奘法师，可以说是捷足先登了。斯乃传说，不足为训。

老子上下五千余言的道德书，后世广为流传，由于升经，解注者颇多，议论纷纭，莫衷一是。就其体裁而言，不是语录，不是散文，而是一首长篇哲理散文诗。不独意蕴深远玄妙，而且音调铿锵和谐。书以论美始，复以论美终；其间有许多思想和概念，对于后世艺术创造和鉴赏，产生过巨大的启迪和影响。与柏拉图的《对话》相似，充满了诗的情趣和美的神采。

二

春秋战国时期，学术上呈现出了“百家争鸣，百花齐放”的局面。庄周《天下篇》，荀况《非十二子篇》，都曾作过综合评论。其间“显学”，以道儒为最，两家形成对立。《史记·老子传》说是：“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，学儒者亦绌老子”，相互见绌，由于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”。道家庄周说：“何谓道？有天道，有人道。无为而尊者，天道也；有为而累者，人道也。天道之与人道，相去远矣。”（《庄子·在宥》），儒家荀子说：“先王之道，仁之隆也，比中而行之。曷谓中？曰：礼义是也。道者，非天之道，非地之道，人之所以道也，君子之所道也。”（《荀子·儒效》）前者重天道而后者重人道。

道家所主的天道，是把道看作原理、法则，属于“形而上者”；儒家所主的人道，是把道看作路径、方向，属于“形而下者”。因之，道家书中，如《老子》，提起道的时候，总说是无形无象，万物之宗；儒家书中，如《论语》，提起道的时候，总说是

不远乎人，就在眼前。《易经》有云：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”（《系辞传》上）孔子曾说：“彼游于方之外，我游于方之内。”（彼指道家，我指儒家。引见《庄子·大宗师》）荀子也说：“礼者，人道之极也。然而不法礼，不足礼，谓之无方之民；法礼、足礼，谓之有方之士。”（《荀子·礼论》）“游于方内”的“有方之士”儒家，讲的仁、义、礼、乐都是社会上的事情，所谓“朴散为器”（《老子》）；“游于方外”的“无方之民”道家，以道为“天地根”（同上），当然对于儒家会加以鄙视和责难。礼乐包括一切艺术，道家反对礼乐，也就象柏拉图崇尚“理念”，认为艺术是“影子的影子”，要把桂冠诗人逐出他的“理想国”之外。

三

《老子》书中，有辩证因素，老子谈论问题，往往以此为基本出发点。譬如他说：“有无相生，难易相成，长短相形，高下相盈。”（形或作较，据河上公本；盈原作倾，据帛书本改。）辩证两项，不但相互对立，相互制约；而且彼此决定，所谓“彼出于是，是亦因彼”。（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）就是说没有这一项，那一项也就没有意义。将此原则应用到人事方面，他说是“物或损之而益，或益之而损”，又说是“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”。因之，有“塞翁失马，安知非福”的说法。同时，辩证两项总是在变，变极而为其反面，他说是“正复为奇，善复为妖”。想让它们缓变或持久不变，那就必须“知常、袭明、致柔、守中”，一言以蔽之曰：“法自然，常无为”。（以上所引，大都为《老子》。）这些道理虽然属于哲学，而美学植根于哲学，其中有些涵义和意趣，与艺术创造和鉴赏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老子不但以为“有无相生”，而且以为“有生于无”。他之所以这样主张，因为是“有之以为利，无之以为用。”就实例来

看，房屋有墙壁、有空间；但墙壁只是构成房屋的有利条件，而空间才是真正有用的所在。其次，就变化来看，从有至无，是“死之徒”，即死的历程；从无至有，是“生之徒”，即生的历程。（《老子》第五十章、第七十六章）所以庄周说：“生也死之徒，死也生之始。”（《庄子·知北游》）虽然，老子的意思，还是要由动返静，以静制动，最后达到亦动亦静，互为其根的辩证理想。而“生”呢，《易经》说“生生不息”（《系辞传》上），《礼记》说“又日日新”（《大学》），这在艺术上也是一个重要概念。老子所谓“无”或“虚”，不是一般所谓“空”，乃是佛家所谓“不真空”。宇宙太空，灵气往来；艺术虚白，气韵生动。“书画在有笔墨处，书画之妙在无笔墨处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关于老子所说：“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”；“大巧若拙，大辩若讷”；“无状之状，无物之象”。老子已有“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”之说。庄子也有“鼓琴有成毁，不鼓无成毁”的议论。变本加厉，愈演愈玄，则有“味外之味，象外之象”，“不涉理路，不落言诠”，“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”，以及“味在乎酸咸之外”，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等说法。就美学而言，这都牵涉到艺术的形神问题。画论中有“以形写形”、“以形写神”的主张，大都以为这是写实与写意的两种风格，而其实是艺术创造的两个层次。前者是说，艺术是通过形象而模状自然的，不能把木本牡丹画成草本芍药，也不能把草本芍药画成木本牡丹。后者是说，艺术不仅只要追求形似，还必须要追求神似。如此，方能“象应神全”。但艺术要在“神游”与“神行”（《列子·黄帝》），亦即宗炳所谓“畅神”（《画山水序》），顾恺之所谓“通神”（《魏晋胜流画赞》）；西哲（普鲁提那士）说是“肉眼闭而心眼开”，中哲（庄周）说是“官知止而神欲行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“大”字也是美学的重要概念，道家庄周曾说：“美则美矣，而未大也。”（《庄子·天道》）儒家孟轲也说：“充实之谓

美，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。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由此可见，

“大”是美的高级阶段。老子说：“域中有四大：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人（按：原作王，据下文改。）亦大；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（按：非法自然，乃自然耳）。”

“天人合一”，更表现出中国美学思想的微妙和中华民族气魄的雄伟。老子又说：“重为轻根，静为躁君”；“弱之胜强，柔之胜刚。”躁（动）静、刚柔、重轻、强弱，以及巧拙等，这些概念相反相成，都常用于艺术理论和实践。“婴儿未孩”（《老子》第二十章），少私寡欲，任性而动，乃艺术家本来面目；“如登春台”（《老子》第二十一章），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，乃艺术的最高境界。

四

《老子》书，我认为是一部美学名著。除以上所举之外，试就其中提到的主要美学问题，即真善美的关系，略事推寻。

先看善和真，老子说：“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之心为心。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，德善；信者吾信之，不信者吾亦信之，德信。”（《老子》第四十九章）信即是真，故老子说：

“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”“德善、德信”，河上公注：“百姓德化圣人，为善、为信。”也就是说，善之与信，均通于道，所谓“通于天地者，德也；行于万物者，道也。德兼于道，道兼于德。”（《庄子·天地》）

其次，再看美和善，老子说：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矣；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矣。”（《老子》第二章）所谓美恶，即今所谓美丑；所谓善不善，即今所谓善恶。从表面看，好象只是就辩证而言，既没有区别美善的高低，如《论语》所说：“子谓武，尽美矣，未尽善也；谓韶，尽美矣，又尽善也。”

（《八佾》）也没有表明美善的结合，如《荀子》所说：“美善

相乐。”（《乐论》）其实，按照老子的思想体系，善近道属“形而上者”，美浮华属“形而下者”。

再次，再看美和真、善，老子说：“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；善者不辩，辩者不善。”（《老子》第八十一章）河上公注：“信者如其实，善者以道修。”这和上文所谓真善皆与道通相应。河上公注：“美言萋萋华词，辩言谓巧言也。”二者同义，均多“空虚”。虽云美不若真善，但空虚对于艺术，如上文所言，有玄奥的意蕴。

总之，老子菲薄艺术，却十分懂得艺术，他的美学思想，可以说有两重性；而“归真返朴”，“返朴还淳”，昧于社会发展，可以说是唯心论。我们对于《老子》书中所含的美学思想，应该深入研究，撷其精英，发扬而光大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郑州大学美学研究室

